

世界毒品之戰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一个魔影在全世界肆虐横行。

它吞噬金钱，摧残肉体，销蚀灵魂，践踏人类的文明与尊严。无论在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还是在赤地千里的沙漠之国，无论在“自由世界”还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处都有它的杀人场。

它将魔爪伸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从十来岁的孩童到睿智绝顶的科学家，从体面的富翁，无不成了它攫取的目标。兵，从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到腰缠万贯的富翁，无不成了它攫取的目标。

它在累累白骨堆上行进，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提供金钱，活力，开辟道路，而这种种犯罪活动又使它变得更加和难以对付。罪活动又使它变得更加和难以对付。

主、释牟尼，都无法阻挡它的脚步……这魔影，就是毒品。在它的面前，政治家们一筹莫展，医学家们无可奈何，社会学家们困惑不解，国际警察组织疲奔命。国际社会公认，非法毒品泛滥已经成为本世纪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构

成了极大的威胁。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过：“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人类在其自身发展中，总是要与自然界、与各种邪恶势力进行无穷无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然而很少象与毒魔的搏斗这样复杂而特殊——战场遍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意识，甚至人体自身。

尽管人类有社会制度的对立，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鸿沟，但是在毒魔的面前，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结成了空前广泛的战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就是肃毒战争。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宣战

我自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

——卢梭

1. 向无形的敌人宣战

里根默默地坐在电视摄像机前。

这种严肃的表情在他是少有的。这位当过好莱坞电影演员的美国总统，一向以健谈和好开玩笑著称，在公开场合更是笑口常开。可是在1986年8月6日接受电视采访时，他却显得心情沉重。也许他是想以严肃、庄重的态度来向电视观众们强调他所谈问题的严重性吧。

美国《新闻周刊》主编理查德·史密斯坐在里根的左侧。趁采访还未开始，他环顾了一下这间被人们称为“白宫最美丽房室”的“蓝室”：海蓝色的簇绒地毯，海蓝色的天鹅绒窗帘，海蓝色的沙发坐垫，在枝状水晶吊灯下闪烁着海水般的光彩，使整个房间显得华丽而高雅。主编心想，总统选择“蓝室”作为接受采访的地点，显然是有其深意的：上帝赐福予美国吧。

的手势。

如何看待国内非法毒品问题

里根两眼直视摄像机镜头，仿佛对着魔鬼的眼睛，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非法贩毒、吸毒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又是一个“头号敌人”！人们还记得，里根上台之后，曾经将苏联宣布为头号敌人，还说过恐怖主义是头号敌人，国内失业率是头号敌人，政府财政赤字是头号敌人，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头号敌人，眼下又发现一个头号敌人。可怜的山姆大叔哟，究竟你有多少头号敌人，什么是你众多“头号敌人”中的“头号”呢？

“您认为非法毒品问题比财政赤字、失业率、恐怖活动还要危险和可怕吗？”看来史密斯主编是联想起里根政府以往描述过的一大堆“头号敌人”来了。

“必须这样看，”里根似乎没有注意到对方问话的弦外之音，仍旧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可以说，现在所有美国人都受毒品之害。”忽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比喻。“毒品十分可怕，它好比中子弹。”他比划了一个大炸弹的形状，“对，它就是一种不用爆炸也能杀人的无声中子弹，如果让它肆虐下去，就会有千万人被杀死，而我们的摩天大楼却留着！”

“您这样说，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耸人听闻呢？”史密斯说。

“不，不！我不是在追求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效果。”里根一边摇头，一边从茶几上拿过一份准备好的数字表，念道：“根据全美毒品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的调查数字，美国2.3亿人口中，经常吸毒者达到3000万人口总数的13%。其中2000多万人是卡因，60多万人有海洛因瘾。”

史密斯问道：“总统先生，您在1980年竞选时发誓要发掘新的活力，实现强大的美国。当时您提出了肃清毒品的口号，并猛烈抨击卡特政府在毒品问题上的软弱无能。6年过去了，您是否认为您的努力失败了，这个责任是否在您？”

对史密斯咄咄逼人的问话，里根一时没有反应。史密斯以为他没听到，因为这位总统先生在当演员拍电影时，一位同事在他的耳畔放了一枪，震坏了他的耳膜，他从此听力欠佳。于是，史密斯抬高嗓门，将问题重复了一遍。

里根对这种单刀直入的诘问早已习以为常，他赶紧说：“5年多来，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毒措施，对毒品贩、运毒商、走私集团和非法种植者进行了坚决打击，为此每年花费纳税人的2亿至3亿美元。但令人担忧的是，吸毒人数直线上升，毒品仍在泛滥，后果日趋严重……”

里根忧心忡忡地望着对面一扇落地长窗，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华盛顿纪念碑和杰弗逊纪念堂。据说华盛顿在修建白宫的时候，喜欢在大街上自由漫步。当年杰弗逊也常常独自往返于白宫与国会大厦之间。如今，白宫被紧紧地箍在高高的铁栅栏、堆满沙袋的街垒岗哨和荷枪实弹的警卫之中。他贵为总统，却不能随意在大街林荫之下散步。而那个曾经向他连开五枪的年轻刺客，据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瘾君子，此人正逍遥法外，在精神病院写他的“英雄传记”哩。

里根一时说不清他的愤怒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5年时间过去了，毒品大有越肃越多的趋势，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努力更令人沮丧的了，然而他又不能中途罢休，否则他将以战败者的形象留下笑柄。

“总统先生，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继续制止非法毒品

泛滥呢？”

里根将视线从窗户那边移回来，点点头，提高嗓门回答：“本届联邦政府制定了全国性的根除吸毒的新战略。以往，扫毒侧重于打击毒品供应者，而现在……”里根作了一个让观众们注意的手势，“新战略不仅要继续严厉打击贩毒者，还要尽量减少毒品的服用者，通过切断需求来限制和消除毒品贩卖。”

他想起一个故事，很得意地说：“主编先生，我想你一定还记得，两个多月前，我亲自签署了一项公告，宣布5月17日至24日为‘就说：我不要！’周。”

“是的，那是一次极好的活动。听说活动的倡导者就是总统夫人？”

“那当然啰！”里根眉飞色舞地讲起那个故事来，尽管他已经讲过不知多少次了——

几个月前，南希到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小学去参观，一个可爱的男孩子（请记住，他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不是褐色的！）跑过来问她：“总统夫人，我能向您提个问题吗？”（这孩子真有礼貌，他多尊重第一夫人！）

南希很亲切地回答：“当然可以。”

那孩子问：“如果有人要我吸用毒品，我应该怎么办？”

南希不假思索，立即（别忘了，是立即）回答：“Say: No!（就说：我不要！）”

此后，许多地方便成立了“就说：我不要！”俱乐部。这件事启发了我，肃毒要从减少吸毒者开始。

讲完这个故事，里根又取出一份文件，大声念道：政府

要求全体公民行动起来，努力达到以下六个目标：

一、在所有企业、政府机构和公共场所严禁服用毒品，给全体美国人创造一个无毒品的工作环境；

二、从小学到大学都建立无毒品校园，有效地抑制目前吸毒者日趋年轻化的危险趋势；

三、防止公众吸毒，对吸毒者给予治疗；

四、在打击种植、运输、贩卖毒品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严防毒品非法流入美国；

五、加强执法工作，强化各种打击措施；

六、动员全民，让反毒品成为全美国的第一个话题。

里根慷慨激昂地念着，他感到自己就是这场扫毒运动的主角。

不知是哪一位哲学家说过：“一个人只要当过一天演员，他就终身都是演员。”里根这时恰好是莱坞演员一向认为，无论演电影还是搞政治，他都应当是主角。今天，他又一次成功地进入了角色。

他激动地挥动手里的文件，宣布：“从今天起，在联邦政府各级机构的公职人员进行吸毒测试，清查吸毒者，一经发现，立即解雇！这项测试从白宫开始，从我本人开始。上周，我已经向检测部门提供了我自己的小便标本。我还下令所有内阁成员无条件地接受测试！”

“国会对您的决定采取什么态度？”史密斯主编发问。

“参众两院完全支持，两党意见空前一致！”里根兴奋得脸都红了，“国会与政府从未象这一次这么步调一致，尤其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议员对政府给予了少有的全

力合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拯救千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我们是在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里根深深地为自己的情绪所感染，为宏大的肃毒计划所鼓舞。且不管今后能否实现这个计划，反正现在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面对黑洞洞的摄像机镜头，仿佛面对毒魔的嘴脸，他攥起拳头，大声疾呼：“为了美国的未来，我们要向毒品宣战，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电视摄像机嚓嚓地响着。

里根的声音，随着强大的电波，在北美洲大地冲激，也向着200多年的历史回荡。

2. 麻花扭结般的历史与现实

向毒品宣战，非今日始。

世界上最早开展反毒品斗争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

世界上最早发表反毒品宣言的人，不是里根，而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林则徐。

1839年，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郑重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是人类向毒魔发出的第一次战斗呼声。

同年6月3日，广东虎门海滩焚烟池腾起滚滚浓烟，揭开了人类与毒魔搏斗的序幕。中国人民在禁烟斗争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觉醒和令世界惊叹不已的战斗精神。而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和掠夺者却与毒魔站在一起，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黑格尔说过，历史现象是会重复出现的。有时候，历史

与现实象麻花一样扭结在一起，使人很难分辨它是象历史的现实还是象现实的历史。在肃毒问题上，人们进行一点历史的反思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反思之一

17世纪中叶，披着基督教文明外衣的英国海盗驾驶着三桅快船，往返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向中国大肆走私贩卖鸦片。

在这支贩毒大军中，赫然飘扬着美国的星条旗。美国向中国走私的鸦片数量仅次于英国，美国政府公然允许用悬挂国旗来掩护鸦片走私贩运，美国制造的“鸦片飞剪船”被认为是当时最得力的武装走私工具。美国走私者公然宣称：“决不因中国兵舰阻挡而改变航路”。谁能预料，美国在17世纪参与煽起“毒”祸，而在20世纪却深受“毒”害。

英美等国海盗式的毒品走私，造成当时烟毒在中国的泛滥。中国史籍痛心疾首地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农之食烟（指鸦片烟，下同）者十之二，工之食烟者十之三，贾之食烟者十之六，兵之食烟者十之八，士之食烟者十之五；上至督抚仆隶之私，下及县舆台之贱，其食烟者又十之八九”，全国染上鸦片烟瘾者在200万以上，鸦片烟毒直接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当时有人模仿云南昆明滇池大观楼长联撰写一联，极陈鸦片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摧残。联曰：

五百两烟泥除来手里。价廉货净，喜洋洋兴趣
——无穷。看粤夸黑土，楚重红瓢，黔尚青山，滇崇白
水。估成辨色，何妨请客闲评。趁火旺炉燃，煮就

了鱼泡蟹眼；正更长夜永，安排些雪藕香桃。莫辜负四棱响斗，万字香盘，九节老枪，三镶玉嘴。

数千年金家忘却心头。癡发神疲，叹滚滚钱财何用！想品类巴菰，膏珍福寿，种传罌粟，花号芙蓉。横枕开灯，足尽平生乐事。尽朝吹暮吸，哪管它日烈风寒，纵妻怨儿啼，都装作天聋地哑。只剩下几寸囚毛，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骸。

那时候，在洋大人的眼里，中国人就是后脑勺拖着一条辫子，嘴里叼着一杆鸦片烟枪，面黄肌瘦，形同枯槁的东亚病夫。

今天的美国，与100多年前的中国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乘着“飞剪船”在中国海域横冲直撞的美国人绝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也饱尝烟毒之苦。毒品的阴影笼罩着美国，“毒州”、“毒市”、“毒镇”如雨后毒菌大量聚集。仅纽约州就有20多万瘾君子，平均每75人中有1人。纽约市的瘾君子有16万人，平均每40人中就有1人，被人称作“海洛因都市”。不过现代瘾君子比过去的鸦片客“先进”多了，他们吸毒不单是“横枕开灯”、“朝吹暮吸”，而且还采用静脉和肌肉注射的办法，注射器代替了“九节老枪”。

可悲呵，美国！你号称“科技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医疗力量、最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最先进的医学水平，但你却创造了因吸毒而丧命的死亡人数最高纪录。据美国毒品管制局统计，1983年为治疗吸用毒品的病人所花费的医药费高达597亿美元。1985年，全国因服用海洛因过量致死者达1263人；因吸食可卡因而送医院急救者9946人，死亡600人；

因吸PCP（速效可卡因）致死者194人。这些在医院有案可查的死亡人数只是冰山的一角，还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获取儿克海洛因而死于非命，不知有多少瘾君子在经受着“缓期死刑”般的煎熬，不知有多少人因毒瘾发作又身无分文而自杀身亡。

人类的命运总是休戚相关的。爱人者终被人爱，害人者终为已害；给人以幸福者终得幸福，给人以不幸者终遭不幸。

历史反思之二

黑色的鸦片源源流入，雪白的纹银滚滚流出。这是19世纪初中国经济状况的写照。

在林则徐禁烟前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因鸦片非法输入而流失的白银最少价值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全国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白银外流量相当于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一。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广州，竟然出现银荒现象。清朝统治者惊呼，鸦片烟毒之泛滥，“蠹财且钝兵，又重坏天下之人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毒品汹涌而入，美元倾泻而出，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

可悲呵，美国！你将手伸向全世界，千方百计在海外争夺市场，倾销产品，而你自己却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毒品倾销地。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每年毒品总量的60%是在美国

销售和消费的。1985年全美的大麻消费量约为15000吨（别以为这是黄麻。是黄麻，10万吨也不嫌多，然而大麻这种毒品，哪怕只有1克也是危险的，何况上万吨！），价值440亿美元；可卡因70多吨，价值180多亿美元；海洛因4吨多，价值40多亿美元。仅此三项，销售额高达700多亿美元，加上其他种类的“软性毒品”，销售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农场主每年谷物的总收入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净销售额，意味着每年美国人衣食住的总费用，意味着1945年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所需经费的10倍，意味着“星球大战”计划的3年研制经费！当贩毒集团将这笔巨大的财富塞入腰包的时候，可怜的联邦政府只能干咽唾沫。

里根眼睁睁地看着大量金钱白白流失，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钱，他的政府迫切需要钱！几年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世界性的综合国力竞赛迫在眉睫，“星球大战”计划所需用的1万亿美元没有着落，驻海外的庞大军事机器运转不灵，美国在海外负债累累，可是每年却有上千亿美元走漏。钱，关乎“金元帝国”的存亡，他不能没有钱！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毒品泛滥曾经使中国的“天朝”趋于衰败，如今它同样使“金元帝国”加速腐朽。当社会肌体一旦出现“癌细胞”扩散时，它的溃烂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反思之三

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接二连三飞向白宫，一桩桩案件触目惊心：

在休斯敦，一名联邦检察官因向嫌疑犯泄露一份涉及大宗毒案的资料，以换取20万美元的报酬，被判入狱10年；

联邦政府一名高官接收了数万美元贿赂，协助贩毒集团偷运毒品，被逮捕法办；

国会揭出丑闻，一名众议员与助理服用大麻，并搞同性恋，酿成轩然大波；

里根提名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金斯伯格，因过去有吸食大麻之劣迹，不得不宣布放弃提名；

大量军人与警察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仅1984年，美国海军中有5700多人因非法吸毒、贩毒被革除军职，滥用麻醉药物而未受司法惩处者达24000多人。驻欧洲美军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吸毒，驻英国的9个美军基地被称为“驻欧美军的毒品总部”。还有人公然与驻亚太地区美军中一些人勾结起来，将亚洲的海洛因偷贩到欧洲，军舰和军用飞机成了走私毒品的交通工具。1985年初，联邦德国破获了一个贩卖毒品

的庞大集团，其中涉及驻欧美军官兵多人。更令美国政府难堪的是，这个集团的大头目，竟是一名美国将军奥斯卡·利·温特。这位佩戴两颗将星的将军把自己的住宅变成了毒品交易的指挥所！……

可悲呵，美国！毒品麻醉了社会的中枢神经，侵蚀着政治肌体。毒品流毒日炽，贪污腐化之风愈烈，社会道德向着更黑暗的深渊迅速地堕落下去。

里根焦灼不安。他刚上台时就打出“重振国威、重振军威”的旗帜。如今，这两面旗帜上散发着臭秽难闻的毒烟气味。透过毒雾，罂粟花的图案隐约可见。一个国家如果充斥着烟鬼、病夫和无耻之徒，何来国威，何来军威？！

里根愤然签署了“关于毒品和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决议指令”，正式将毒品泛滥列为对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该项指令的第一条即是：“贩毒品集团腐蚀政治和经济制度”。

这句话，我们似曾听过。

噢，100多年前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贿赂行为与停驻黄埔的英国商船偷运来华的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并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烟法令先后达30多次，而鸦片烟毒与日俱增。其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官吏明目张胆地接受外国毒贩贿赂，贪赃枉法，沆瀣一气，有些高官显贵甚至夹带烟土进京“销卖获利”。两广总督派去驱逐鸦片趸船的水师将领反而“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而这些将领竟然以搜缴鸦片有功而被擢升高官。

19世纪封建主义中国的影子投射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美国，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吧。

由西方殖民者带到中国的鸦片贻毒中国100多年，最后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烈火里化为灰烬。如今，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也开始向毒魔宣战了。尽管宣战姗姗来迟，但人们终于象当年认识贩卖黑奴的丑恶一样，认清了贩卖毒品的丑恶。虽然晚了，毕竟是一个进步。

然而，人类对毒品的认识过程是多么漫长呵！

海濱

第二章 生命的异化

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要求快乐、要求良好行为和良好生活的欲望，而不同时也有要求生命、行为和生活、亦即要求真实存在的欲望。

——斯宾诺莎

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心灵之所欲，反抗肉体。

——《新约·加拉太书》

1. 毒品家族

任有无比的勇气与力量，都将屈服于疼痛脚下。
疼痛可征服一切，使英雄的双手变得无力。

人间的欢乐我可弃如粪土，
只要给我安静的生活，我就心满意足。
但疼痛是天降的大祸，是万恶的元凶，
它使所有的忍耐，都丧失无踪。

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米尔顿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在极度疼痛时那种恐惧、绝望和迷惘的心理状态。痛觉是人体最难以承受的生理感觉，当疼痛超过人的痛耐受阈时，会造成昏厥、休克，甚至死亡。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出自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和对快乐的追求，绞尽脑汁，历尽艰辛，反复探索，寻觅能解除肉体痛苦的药物。于是，各种镇静剂、麻醉剂、欣快剂、致幻剂、兴奋剂相继被发现，成为拯救人的生命的法宝。然而这些药物很容易上瘾，一旦上了瘾就难摆脱对它们的依赖。

一位医药学家说过：“人类天生就渴望得到药物，吃药的愿望是人类这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人并不总是为了治病才吃药的。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烦闷和枯燥无味的欲望，驱使人们寻求精神上的陶醉。在苦难的人生、残酷的现实和人所无法忍受的种种不幸面前，作为精神鸦片的宗教太软弱了，宗教所描绘的极乐世界太遥远了，人们急于借助药物来为自己臆造一个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天堂，以逃避现实。用缓解肉体痛苦的办法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求得片刻的宁静和欢乐，这种饮鸩止渴的动机，使一些人走上吸毒的道路。

就在人类为救死扶伤而努力的同时，毒魔被悄悄地从宝瓶之中放了出来。人们拯救生命的药物成了摧残人的生命的恶魔，创造药物的人成了药物的奴隶，这就是生命的异化。

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多么适应毒魔的生长，它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了。毒品的种类很多，目前世界上主要流行的有四大家族，即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和“软性毒品”。

让我们见识一下它们的“威力”吧。